

我
們
的
政
委

「上海文学」編輯部編

我們的政委

《上海文学》編輯部編



82/1750

出
版
社

我們的政委

《上海文学》编辑部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0

我們的政委

編輯者 《上海文學》編輯部

*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4號

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開本：787×1092 紙 1/32 印張：4 1/8 字數：74,000

1960年3月第1版

196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38,000冊

統一書號：10078·1426

定價：(八) 0.34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是《上海文学》編輯部編选的短篇小说集，共收八篇作品。都在一九五八年的《上海文学》（《文艺月报》）上发表过。《采茶》通过一个爭取实现高产指标的故事，批判了庸俗的友情；《高佬佬》写一个老年工人，由于他热爱劳动，关心同志，受到人們的敬爱；《我們的政委》刻划了一个要求严格、亲切近人的女政委的鮮明形象，还描写了她和已牺牲了的爱人之間的纯洁崇高的爱情；《支援》和《女采购員》是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先进思想的頌歌。《春风吹又生》等三篇，写的都是解放前的工人斗争和学生运动的片断，反映了以往黑暗年代里的劳动人民、知識青年的反抗斗争。

目 次

采茶 ·····	羽 揚 1
高佬佬 ·····	福 庚 18
我們的政委 ·····	林 予 34
支援 ·····	亦 石 47
女采購員 ·····	俞志輝 56
春风吹又生 ·····	哈寬貴 70
工房里发生的事情 ·····	揚 波 90
矿坑里的火把 ·····	陈鑑堯 109

采 茶

羽 揚

本想早睡早起，却偏偏睡不着；等到一睡着，又是醒不过来；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。我就慌忙起身，背了茶篓匆匆向門外跑去。一面跑一面嘀咕：“断臂鬼这家伙說話不算数，昨晚講好他来叫我，到現在还不来，又少采几斤茶叶了……”

昨天晚上，汪書記跟我談：要我先走一步試試看，用两手采茶能不能达到一百斤。当时我吓了一跳。因为我过去最多采过四十一斤半。当了信用社的會計以后，已經三年沒摸过这門活了，恐怕四十一斤半也靠不住了，何況一百斤。而且要用双手采，我們这一带的人还不会哩。可是断臂鬼尽力慫恿我，还自愿做我的监采人，叫我馬上答应下来，說：“試試嘛，有什么关系！”我心一軟，就答应了。可是你看，他还說明天天不亮就来叫我，現在連影子也沒有。

我急急地去找他，我的拳头砰砰地敲着大門，我高声喊道：“断臂鬼！断臂鬼！你死了？还不起来！”門慢慢地开了，我伸进手去，想把他猛地拖出来，回答我的却是一个妇女的

惊呼声。我一愣，断臂鬼和我一样，都是光棍汉，怎么……。定神一看，才知找錯門了。真糊涂呀，我顾不上道歉，扭头就跑。原来，断臂鬼住在隔壁，他听到我的叫喊声，一面扣着衣服一面跑出来。見了我，眼睛一瞪，詫异地問道：“金旺，你真的要去？”

“怎么不去？”我气呼呼地反問道，“你是怎么搞的？說話算数不算数？”

“好好，我馬上來。”他扣好衣服，又拔鞋子，嘴上却又說：“急什么，还早。”

“还早？”我苦笑道，“老兄，太阳都落山了。”

“哎！太阳哪会落山。”他还是笑嘻嘻地說，然后又装腔作势地把右手搭在眼睛上面，向四处看。

看了他这副姿态，我已經头上冒烟，眼里冒火，我拉着他就走。他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，甩着胳膊喊道：“别急别急，天又没有塌下来。”

“同志！你不急我急，干什么这样慢！”

“哎呀，我还没有洗脸呢。”

他用独手做个洗脸的动作，又拍拍肚子，意思是說还要吃飯。顿时，我说不出的恼恨，索性放下茶篋一坐，撅着嘴說：“好吧！你洗脸吃飯，我等你，只要你过意得去，等到天黑都行。”

見我这般，他才嘿嘿地笑了，手一甩腿一跨，做了一个上馬的动作，拖长着声音喊道：“走呀——”

我冷冷地說：“走什么呀，你还要洗脸嘛。”

“不洗啦，昨天早上洗过了。至于吃饭，嘿嘿，昨天晚上也把今天的包办掉了。”

我还没有立起，他又楞楞地笑道：“怎么啦，屁股上长钉子了？为了你创造新纪录，我‘一家人’都陪你去，还不够朋友？”

唉，真叫人哭笑不得，他就是这副脾气，一年到头嘻嘻哈哈不讲句正经话。三年前跌断一条手臂，还不是为了玩儿不当正经，嘻嘻哈哈地往前直冲，一不留心，一脚踏空，便在老虎岭上从石碛上滚了下来。要不是我眼明手快，马上跳过去抱住他，怕连尸骨也没有了。可是直到现在，那老脾气还一直不改。

我救了他一命，他感激我，处处维护我，这有什么不好，可是一天采一百斤茶叶，要用两手采，这是件创举，也能随便给我包揽得的，他却在汪书记面前一力撙节。现在，等我上了树，他又不管我了，说来叫我早起，却又不来叫我，我真有点恨他。

现在，我哪有心思开玩笑，我只希望赶快上山，争取时间多采些茶叶。我看他真的要走了，便从饭包里拿出三个苞芦果给他，憋着一口气，和他走出村子。

天空是淡蓝色的，朝霞已经消失，幽暗的峡谷渐渐明朗起来，太阳就要升起来了。我抄小路走，转弯抹角地，走过一重重的山岭，一条条的盘道。道旁，溪水淙淙，清彻透明，各种红花紫卉，悬挂着晶莹欲滴的露水，散发出沁人心肺的清香。我可无心观看，我的眼睛看着脚尖，我的心在怦怦地

跳动，一个沉重的任务压在我身上：能采一百斤嗎？一百斤茶叶堆起来可象个小山头一样呢。

他現在倒利索了，一面快步走，一面回头来对我笑笑。

“笑什么？”我打直問道，“有話就說嘛。”

他臉上掠过为难的神色，搖搖頭，嘴上却說道：“莫耽心！昨晚上你不是說能嗎？”

“那是我說的！可是你也說过的。你看到底能不能采一百斤？”

“問我？金旺，不必問了，赶快走吧，早到早采。”

“噯呀，問你么，說話又不妨碍走路。”

“一定要我說？”

“你爽爽快快地說吧。”

“爽快快快說，我倒想起去年种小麦的事情来了。小麦密植，我說不行，結果比哪年都好，增产了，我……”

“那是小麦，这是采茶。”

“是呀！采茶也可能和种小麦一样。”

断臂鬼刹住脚步，目光炯炯地看着我，然后威胁地說道：“金旺，要是决心，可能采得起来。可是，要是采不起来，那也不要紧，本来是試試的，失败了再来一次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光火了，“原来你是这样想的，你想叫我出丑！”

“唉！”他叹口气，語調放慢了，“照你这么說，我簡直不是人了。那也不見得。不过，你的話也对，要采不出一百斤，別人真要笑話的。可是，現在木已成舟，还有什么办法呢。

只能照你的办法了。”

他的话虽未说透，意思却是明确的，“走着看吧。”我的心沉下去了，好象全身浸在冰冷的水底下。我们默默地走着，一直走到东长山。

东长山下有块茶园，不大，一亩左右，茶叶的确长的很好，远看象一团团闪光的絨球，近看蒼郁碧綠，枝密叶壮。目前就是人手少，采不下来，不采，就要过时，变成老壳了。

这块茶园是周队长选择的，茶叶确实不错。他这队的茶叶最多，老茶的威胁也最大，因此他对我说：“金旺！这一队能不能开展超百斤运动，就看你这个‘先行官’了。我瞪着眼睛看你，这一炮一定要打响，我给你选了一块好茶园。”

好茶园有什么用，一百斤的数字实在太大了。我无可奈何地按下茶凳，坐在一棵茶树旁边，开始采摘起来。

我习惯地用左手抓住茶杆，用右手一片片采。采了几把，就想起汪书记的话来了：要提高产量就要革新技术，就要双手采。我用左手采，可是我的左手迟钝，大拇指和食指好不容易才夹住一片茶叶，当我把它扯下来的时候，我只觉得左手的力气太小了，茶杆摇摆着，右手就不知不觉地停止动作了。我把视线转到右手上来，右手灵巧，一片片都采到手，可是左手却又不动了。我望望左手，再看看右手，额头上沁出了汗珠。

“不要急嘛！不要急嘛！再来一次。”断臂鬼立在一边轻轻地說。

我又采起来，我把茶杆夹在两膝当中，以免它摇摆。再

同时伸出双手，我的眼睛忽而看右，忽而看左，只觉得看不过来，看了左边丢了右边，看了右边又丢了左边。右手采着采着，左手往往采空了，动作不合拍，不协调，采下来的茶叶里夹杂着许多茶壳。

“看准！看准！左手，动啊！动啊！”

断臂鬼喊一句，我的心跳一下。面前密密丛丛的茶叶仿佛变成了一群前呼后拥的蚂蚁，看不真切，双手渐渐笨重，越采越慢，越采越少了。

终于断臂鬼也跟着我叹起气来，他搖着头说：“不容易！不容易！凡事说起来轻巧，做起来难。一把一把的，采到什么时候？别说一百斤茶叶，一百斤猪草也难。”

我就这样蒙蒙懂懂的，有时心定些，用双手学着采。可是一看茶篓没有装满，心又慌乱了，干脆单手采。断臂鬼起初立在我身旁，指指点点，寸步不离，后来就走开了。他也坐下来采茶了，采着采着，我忽然听到茶叶落入茶篓的声音，回头一望，不知道断臂鬼什么时候又立在我后面，原来他把茶叶放在我篓子里。我一怔，急急地说道：

“断臂鬼，你不能干这个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我来看看你嘛。”他看看我茶篓里的茶叶，眉毛一扬又匆匆地走开了。

采到吃中饭的时候，才采到二十八斤，大局已定，我哪有心思吃饭！苞芦果就象一块冰冷的石头一样，我把它往茶篓里一放，又采摘起来。这时候，顶头的太阳火烫，空气闷热，峡谷里没有风，我擦着汗，渐渐感到倦意了，眼皮慢慢

地垂下来。

一陣笑声把我惊醒，一群姑娘在山边出现了，她们跑到茶园里就叫了起来：

“唷！多好的茶叶，为什么不叫我们采。”

“光采那些瞎八货，怎么能提高产量呢。”

“我看周队长就有偏心，留着好茶不给我们采。”

姑娘们唧唧喳喳，说着说着就动手采起来。断臂鬼从茶棵里探出头来喊道：“喂！谁叫你们采的？快走，你们眼睛瞎了！”

“你的眼睛才瞎了，为什么不准采呀？”姑娘们齐声回答。断臂鬼拾起一块石头，装模作样地挥着右手喊道：“我说不准就不准，周队长包给我们了。快走，不走请你们吃馒头啦。”

“你敢！”一个名叫春梅的姑娘把辫子一甩，匆匆地走过来问道，“断臂鬼，你嘴里干净点，干吗不准我们采呀？”

“看呀，我们要干件了不起的大事，你们想不到的一件大事，你看那是谁？”

断臂鬼用手指了一下，姑娘们便蜂拥跑来，一看是我，就鸦雀无声了，一个个睁大眼睛。春梅对一个剪短发的姑娘轻轻说道：“就是他，刚才周队长不是说过了吗，他要采一百斤哩。”

“真的？采得起来吗？”剪短发的姑娘伸伸舌头。

“不晓得，恐怕难吧……”

她们的议论，使我全身发烧，脸色立刻泛红。我不敢抬

头，也不敢斜看她们一眼。我竭力控制自己，勉强用两手采摘。我一伸左手，姑娘们都弯腰看了。春梅姑娘突然转到我身后，看看茶篓，再看看我那装了半袋的茶叶，她惊异地问道：

“金旺！怎么搞的？太阳偏西了，才采了这一点点？”

她的话就象个开花炸弹，将我轰隆一声炸了。我很不得钻到地里去。断臂鬼却挺身而出，毫不在乎地哼啊哈啊地问道：

“春梅，你怎么知道就采了这一点点呢？”

“那采了多少？”

“多少？哼！”断臂鬼的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圆圈，“说出来你要伸舌头了，采了这么多这么多。”

“到底多少？拿回去了？”

“对对！”断臂鬼顺水推舟地紧接着说，“上午采的全扛回去了。”

“扛了几袋？”

“不管几袋，反正我保证采得起来。”

“要是采不起来呢？”

“采不起来，”断臂鬼眉毛一扬，做个鬼脸笑道，“春梅，采不起来我这条右腿也不要了。”

“哈……”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
姑娘们是赶不走的，很快地就把这块茶园采光了，这才嘻嘻哈哈地一阵风跑了。

姑娘们一走，我们也换了场子。我一面走，一面就责备

断臂鬼不該当面撒謊。他显得无动于衷的样子，吃吃地笑道：“怎么啦？还能在丫头面前丢臉。以后，以后再說以后的話，車到山前自有路。有嘴就不怕人家問，怎么問我就怎么答。”

我无心反駁他那荒唐的話，我一心惦記着采茶；時間還有一段，可以再采一些。我們直往山頂上爬去。現在只有这样了，采到哪里算哪里，采多少算多少，此外有什么办法呢？

我揹着茶簍，弓着腰，慌慌張張地往上走去，哪知我身一斜，脚一滑，便从石碕上滾了下来。当我攀住一株小树爬起来的时候，我感到右腿一陣刺痛，卷起褲子一看，膝盖头跌破了，褲脚磨通了。断臂鬼急忙从下面赶上来，他臉色慘白，慌慌張張地喊道：

“血！血！淌血了！”

原来額角上也擦破了，一股鮮血直淌到嘴角。我用手止住血，揹起茶簍，正准备繼續走，断臂鬼紧拖住我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急切地說：

“金旺，金旺，你不能采了，不能采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受伤了。哎！回去，馬上回去。”

太阳还高高的，怎么能回去呢？可是断臂鬼却又說道：“金旺，这不能怪你，受伤了，采不起来有什么办法。事不由己，你說是不是？是不是？”

断臂鬼的眼睛紧紧盯着我。断臂鬼的話使我心神不安。

我傻了，我楞楞地凝視着他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忧虑还是感激，我不知道自己的情绪是憤慨还是欣喜，我已經沒有主張了，我只覺得前进无力，后退无路。断臂鬼却連連地催道：“走呀！走呀！还呆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这样，我就胡里胡涂地下山了。

我有些头痛，腿也有点不方便，但还能慢慢地走。断臂鬼扶着我，口口声声叮嘱着要我小心。在路上，我們碰上几个孩儿，孩子們默默地跟了几步，就被断臂鬼吆喝跑了。在村口，我們又撞上周老太太，周老太太是个近視眼，瞧了半晌才惊异地說道：“是信用社的金旺嗎？哎呀呀，跌得不輕哪。不能爬就不爬，不能采就少采点，犯不着拚命呵。”

我头不抬眼不睜，身子靠在断臂鬼的右膀上。周老太太又忽然呼叫起来：“断臂鬼，是不是昏过去了？快送到診所里看看吧！”接着她又向不远的房子里喊道：“周大孀子，来呀！来帮帮忙！”

幸好屋里没人，我輕輕地对断臂鬼說道：“走！走呀！”我不知道是怎样走进住屋的，也不知道断臂鬼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，一种譴責自己懼怕自己的情绪使我手足无措了。一想到刚才周老太太叫人，我臉发燙，心就猛烈地跳动起来。現在我最怕见人，趁前屋房东还没有回家，我便把門和窗戶都关闭起来，我躺在床上，用被子蒙上头。

“金旺！金旺！”当我从一片杂乱的情绪中醒过来，我恨恨地問自己，“你怎么搞的？为什么不坚持到底？为什么下山了？你呀你呀，你真蠢。”立刻，汪書記那从容的神色，那

深沉的目光，在眼前映現了，汪書記說的話又在耳邊响起：“金旺，別皺眉頭嘛。要敢說敢闖，俗語說，‘萬事起頭難’，開頭有沖勁，事情就好办了。別說一百斤茶葉，今年子茶秋茶還要采二百斤三百斤五百斤哩……”

“人！人！給我人！給我人呀！茶葉采不下來就要變老禿了。”我仿佛又聽見周隊長在喊，他聲音嘶啞，臉色憔悴……

我想着想着，棉被好象變成一根根針刺，刺得我渾身疼，天花板好象變成一塊石板，漸漸壓下來，壓得我喘不出氣。我拉開被子，跳下床來，蹬蹬蹬向汪書記的房子里奔去，我要向汪書記作檢討，我要向汪書記認錯，我一直跑到汪書記的房門口。門靜靜地關閉着，四周寂然無聲，我伸出去的手又停住了。

我的手在哆嗦，我的心在打顫，難道就這樣闖進去嗎？在汪書記面前，我能說什麼呢？我猶豫不定，想回去，結果還是把房門推開了。房里沒有人，汪書記不在，我長長地吁出一口氣，手心潮濕了。

我在房里等了一會，正打算退出，見窗外有一個人影。他站在菜園地里的一棵茶樹旁邊，高高身材，斑白的頭髮，古銅色的臉。這就是汪書記。我閃到一旁，悄悄地看著他。

汪書記沒有發現我，他正用雙手采茶。他采得不快，特別是左手，有時候不動。但他並不灰心，不急躁，臉色沉靜，身子也不動一下。一對蝴蝶在他身前身后飛舞，竟停落在他的頭頂上了。他忽然停止右手的動作，專用左手采，他伸

出左手，小心地夹住一片茶叶，采下来，又伸出手去，又采下一片来。他的嘴唇微微地煽动着，好象在轻轻地說：“采！采！別慌，別慌……”

他慢慢地采着，夕阳把他的人影照在牆上，夕阳下沉，人影格外高大了，动作更加明朗了，茶叶也越采越多。看到这些，我目瞪口呆，剛才的激动立刻消失了。檢討臥錯有什么用呢，只有打定主張，挽回損失，才是唯一的办法。于是我决定明天再起个早，坚决采到一百斤。我踉踉蹌蹌地回到住屋，躺在床上。心想：今天早睡，明天早去。不知不覺間，我就蒙蒙眈眈地合上眼睛了。

一觉醒来，只見煤油灯亮了，桌上摆了一杯开水，断臂鬼立在床边。借着灯光，我偷偷地看他。平时我觉得他那双眼睛灵活动人，现在却变得暗淡无光了，平时他容光焕发，现在却变得干癯瘦削了。

“好些了嗎？还痛不痛？”好象我生了大病，看我醒来，他輕輕地問我。我没有答話，把身子往里轉去。他又問：“怎么样？要不要請医生来？”

越問越不对头。我想对他說，好啦，別再做戏了，出去吧，让我安静安静。我还没有說出口，听見一陣急促的脚步声，我不自覺地把头向被里一钻。原来周队长来了。周队长象一陣颶风似的闖进房子，一見到断臂鬼，粗声大气地說道：

“在这里啊，叫我找苦了，金旺呢？”

“你不曉得，他受伤了。”